



敬文东解密

鲁迅

敬文东◎著

远方出版社



敬文东解密

鲁迅

敬文东◎著

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敬文东解密鲁迅 / 敬文东 著. — 呼和浩特: 远方出版社,
2007.1

ISBN 7-80723-184-X

I. 敬... II. 敬... III. 鲁迅 (1881~1936) — 人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584 号

敬文东解密鲁迅

作 者: 敬文东

责任编辑: 张 宇

文字编辑: 程军川

装帧设计: 周 红

出 版: 远方出版社

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00 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723-184-X

定 价: 25.00 元

远方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远方版图书, 印装有误请与印刷厂退换



自序

有很长一段时间，鲁迅的著作成了中国大陆少数几本合法读物之一。从许多曾亲身经历过那段荒唐岁月的当代中老年学者们的著述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情况的生动描述。一般说来，他们是怀着感激的心情谈起鲁迅的：在那个堪称“文化沙漠”、“思想废墟”的年代，鲁迅的文字无异于绿洲和可以供他们歇脚、居住的宅屋。的确，那个人的犀利、深湛、近乎天才般的创造力，还有他对人生无常、虚妄、绝望的肉身体验，对生活在那个肤浅、狂热、集体抽风年代中的饥饿青少年，可以想见，带来的激动该会是怎样的强烈！

余生也晚，没有机会去亲身体验那种被迫的激动。在我七八岁时，那个荒唐绝伦的时代终于结束了；其后的社会虽也几经反复，所幸的是，都还未倒退到合法读物只剩下几本的程度。但鲁迅仍然是我们这一代读书人接触的最早的作家之一。我最早读到的鲁迅文字，大约是小学四年级语文课本里的《故乡》选段。教我的老师是一个斜眼，他讲得唾沫横飞。因为我在同学中年龄偏小，发育也较晚，坐在了最前排，因此就很有几滴余唾溅在了我脸上。等我去擦脸时，老师本来是向着正前方观看的眼睛，我怎么都觉得是在斜视着我不安分的手。

老师从鲁迅的童年讲起，直到鲁迅的成就、贡献。在他说到鲁迅对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斜视时，我不禁笑出声来，当然也遭到了他的呵斥。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那位刚刚中学毕业就来给

我们代课的民办老师兼前红卫兵关于鲁迅的所有言论几乎都是在“文革”的“讲用”会上道听途说而来的。有趣的是，正好是10年后，他以老资格的民办教师身份考入了我任教的那所师范学校（那是从“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必须手续）。我给他讲授生物学，也顺带向他请教了10年来残存的疑问。他证实了自己当年确属道听途说：“如果我那个时候有书念，也好好念，我们的关系就不会搞反了。”我理解这中间的心酸。

遗憾的是，我对课文不感兴趣，对那个善于在雪地上捉鸟的闰土更是觉得索然寡味。因为那时我自信自己的捉鸟技术早已超过了他。我老家的麻雀在时隔20年后，至今还对我心有余悸，见到我都会躲得远远的，就是最好的证据。回头想来，那是因为当时我根本就没有能力理解那篇课文。顺便说一句，现在我认为，给小学生选讲鲁迅是极其不合时宜的，因为他的确难以得到一个小学生的理解，就更不用说共鸣了。

从那以后直到中学结束，每学期都会碰到鲁迅，有时一学期能和他见面两次或两次以上（一册语文课本里选有两篇或两篇以上鲁迅的文章）。这和别的许多作家在课本中遇到的情况不同，他们一闪身就逝去了，博学的翦伯赞、多余人瞿秋白、充满母爱的冰心、忧郁的普希金、绞刑架下的伏契克……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我们那个时代的语文课本沾染了太多的意识形态，同时也是编者和时代的共同势利上下其手达成的可笑妥协的结果。我的所有语文老师在讲解鲁迅时，无一例外都是滔滔不绝。我高中时代的老师是个老头，就数他最为有趣。他眼睛奇大，个子奇小，讲起鲁迅不仅唾沫横飞，而且两眼发光、溜溜直转，仿佛全身上下就只有他的嘴和眼，其余部分都被省略了。这位前大学中文系教师最绝的一招，就是把鲁迅的文字肉身化为他在讲台前的表演。在讲到“资本家的乏走狗”时，他模仿了鲁迅对梁实秋的各种动作，滑稽之极，却又明显和鲁迅的文字吻合到了天衣无缝的程

度。闪转身，他又在想象中模仿起梁实秋看了这篇文章之后的举动——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并念念有词“我不生气”。我至今仍能记得老师当年的举止，在我看来，那几乎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研究了，胜过了许多高头讲章。

我的亲身体验和观察告诉我，鲁迅的确教育、修改、熏陶了几代人的心灵。从老师们的动作上，从语文课本的编排目的上，都能让我们得出这样的判断。除此之外，更多的生活事实还可以有力地支持这一结论。大学毕业后，我曾在老家一所师范学校任教。我有一位同事，也是一位语文教师，此老说话尖酸刻薄，几乎对所有的人与事都不满意，牢骚满腹。有一次，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老子这张嘴么，说是要说的。”他眼睛几翻，就像沙汀笔下的那个那么吵吵：“老子这一代人么，受鲁迅的影响太大了。”我当时对此的反应是：你以为鲁迅只有刻薄和牢骚吗？我至今仍然能记住他说的那句话时的神情——满足、得意又无可奈何。我的震惊产生在很久以后：我和那位老先生之间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看来鲁迅对其后几代人头脑、行动和语言的修改能力之大，的确是名不虚传。因为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有过强烈愤世嫉俗、尖酸刻薄的恶劣习性。说来惭愧，我也把它的得来归结为鲁迅对我的教育。的确，我受惠鲁迅很多，我曾不止一次地读过他的全集；在我最绝望的时候，他还充当过我的救命稻草。我仍然能记起在那些灰暗、惨败的日子里，他的著作，尤其是他传奇般的痛苦经历，极大地鼓舞了我。以尖刻的目光看待人世，确实给了我生存下去的力量。今天，我不会再讳言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他如果不是我的救命恩人，起码也是指路明灯。为此，我至今仍然感谢他。

但是，我越来越沮丧地发现，我身上的偏执、狭隘也的确部分地来源于他的文字。回头想来，这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事实：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语文课本编选的鲁迅文章大多是被比喻为“投枪”、“匕首”的论战杂文。我们从鲁迅那里学到最多的——说起来很好笑——就是

骂人和讽刺的艺术。鄙人的讽刺技术就相当不错，堪称行家里手。我相信，这不能完全被称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不能完全被看成是对鲁迅的误解。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老是让人产生误解，老是得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滑稽待遇，被误解者和君子们的身份以及风度，如果不能说要大打折扣，起码也有他们自己的漏洞——他们给这些行为的最终成型开启了暗中的后门。

在济南读书时，我认识了散文家刘烨园先生。他自称是鲁迅的信徒。这位前“红卫兵”的确对鲁迅有着超乎常人的虔诚。我读过刘先生的好几本散文集，我确实看到了鲁迅的语气、鲁迅的身影、鲁迅的神态滑稽地溜进了他的字里行间。直到今天我仍然认为刘烨园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但他强学鲁迅而又不得其神的尴尬始终使他的文字有着近乎矫情的做作。这是他作为作家最大的败笔。1994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在他的客厅里，他模仿鲁迅的神情给我们几个前去拜访他的人解释过，他的红卫兵时代就是鲁迅陪着度过的。陡然之间，我似乎明白了许多。

很多受到鲁迅影响的人，尤其是花了一生的时间研究鲁迅的人，迫于鲁迅巨大的威慑力，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了对鲁迅的模仿——从腔调、神态、情绪、行文直到动作。我从许多鲁迅研究者的文字里听到了鲁迅的腔调，但我能一眼看出它们都是赝品，是假冒的文物。在鲁迅研究中，模仿鲁迅似乎成了时髦，或者是在不经意间给熏陶出来的。坦率地说，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让我不舒服。

有不少作家，甚至是相当优秀的作家，同样遗憾地让我们看到了这一面孔：有些人的散文中（尤其是那些号称夜读鲁迅的文字）就混合着孔子的神态和鲁迅的语调，其掺水的假深沉、贴膏药的顿足捶胸、故意大叫后弄哑了的嗓音、有意在夜半写作而生造出的忧心忡忡，让人读起来头皮发麻。顺便说一句，上述一切，其实我都不反对，但必

须要自然，不要让人联想到鲁迅的面孔。至今我仍然相信，鲁迅是独一无二的，你模仿不了，就更不用说矫揉造作到令人好笑的拙劣表演了。这些人处处把自己打扮成圣人，处处把自己当作正义的化身，而他的整个对立面无疑都是应该唾弃的了。今天我要在这里说，他在用假嗓子说话，因为他把鲁迅沉重的、苍老的语调误读成了假嗓子；他哄抬物价，把自己矫揉造作的假嗓子认作了鲁迅语调上沉重的苍老。

我把这些人通称为**小鲁迅**。坦率地说，当我终于有一天发现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故作姿态的神情、矫情到荒谬滑稽的动作、在愤世嫉俗中以便把自己打扮为崇高庄严的化身，一句话，是极端不自然的表情——又出现在其他人身上时，我感到毛骨悚然，也更加厌恶自己从前的表现。不过，我仍然得感谢他们，是他们促成了我的警醒，让我开始抛开几乎所有的鲁迅研究文字，去理解我心目中的鲁迅——他的优点、缺点，他的偏执，他的杀伤力，他可爱的地方、值得人讨厌的地方，他的巨大力量，以及他在对几代人头脑的修改过程中留下的可怕后遗症。当然，也迫使我1997年10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楼一间朝西的房间里，写下了表示决心的拙劣诗行：

我放弃了幻想、悲哀甚至尖刻的语言

成天只驰骋在轶闻琐事之间

不再为人类发愁，不再为历史担忧

正想和凡夫俗子交心，他们已经拉拢了我。

从那时起，我开始了重新学习，学习的主要科目之一，就是以——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宽容的普通人的心态，去面对生活、人间琐事和凡夫俗子。我渴望走出鲁迅的阴影。让我沮丧的是，一个朋友在看了本书的部分文字后说：你的文章火气很旺，也很有杀伤力。看来，我的学习才刚刚开始，远没有到达毕业那一天。

几十年来，鲁迅研究一直是中国大陆的显学之一。鲁迅研究早已形成了规模效应，有关鲁迅的研究专著和论文多如牛毛，每一个图书馆都有鲁迅专柜，不仅陈列了鲁迅的著作，也陈列了可以以吨位来计算的研究他的学术文字。诗人李亚伟将这种情况调侃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利息”。（李亚伟《中文系》）不知道究竟好不好笑，反正面对这一切我确实笑不起来。

研究鲁迅的著作、论文虽然已经达到了汗牛充栋甚至泛滥成灾的程度，却并不意味着鲁迅研究已经达到了多高的水准，也不能说研究的线索会显得多么复杂。太多的文字给了我们千人一面的感觉，仿佛是一个模子里边铸出来的。大致说起来，几十年的鲁迅研究所走的路线图不过是：革命（家）的鲁迅——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这中间的进步虽然曲折，但依然十分明显。革命家的鲁迅曾经一代豪杰毛泽东的点化后，最早在鲁迅研究中兴盛起来。图书馆鲁迅专柜里大量已经发黄的著作，既表明了它曾经的辉煌，也显示了它明日黄花的英雄末路。“革命家的鲁迅”究竟算不算得上给了鲁迅准确的定位，此处不论；但论者们在这样的观念指引下去解读鲁迅的生平和文字，不可避免地充当了政治传声筒，却又是再明白不过的事情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家的鲁迅、文学家的鲁迅、痛苦的鲁迅逐渐占了上风。不必讳言，革命家的鲁迅始终溶解在后3种研究范式中。

我读过这4种鲁迅研究中的大量文字（读完是不可能的），特别吸引我的是如下几位学者的著述：钱理群、王富仁、王晓明、汪晖。从80年代中后期我上大学以来，他们的著作总能给我启发。我得说，这种情况直到今天并没有改变。他们的优秀著作在指引我正确理解鲁迅这一方面始终让我感激，他们严肃、认真、谨严的学术态度给过我很大的震动。或许正是依靠他们，鲁迅研究才算摆脱了外在环境的干扰，

走上了真正的学术之路。

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他自己的鲁迅，正如每一个人眼里都有他自己的世界。老实说，我对这4种鲁迅研究范式都不感兴趣。不是说它们不对、不好，而是说这些研究范式和我的性情不合。我反对文学研究的真理性观念，只承认它的解释性质；而解释，也许不能拿对不对、真不真作评判标准。文学批评需要的是精彩的道理，不是客观的真理。不可能有关于文学批评的客观真理，文学批评也不可能构成知识——是不是这样，可以向米歇尔·福柯咨询。

也许我本来就是一个境界狭小、只习惯思考鸡毛蒜皮、只喜欢树木不喜欢森林的人，所以一向对戴帽子、贴标签式的宏观研究、学院派批评不感兴趣。这种思维方式上的劣根性几乎贯穿在我近几年来所有文字中。本书当然也不可能例外。

如果在价值中立的基点上（但愿这个“基点”真如马克斯·韦伯保证过的那样始终存在），我愿意说，上述4种研究方式都可以统称为**大鲁迅研究**，因为它们一贯注意到的是鲁迅身上伟大的一面、鲁迅身上带出来的大问题、鲁迅的咳嗽中显现出的民族魂。我把自己的工作称作**小鲁迅研究**，它的含义是：这种研究是渺小的，是不关乎国计民生的；这种研究是一个小人物的研究，因为他受到自己品位、境界、穷人身份的限制，从来都看不到大问题，从一尊大象身上只看见了几根微不足道的、惹人笑话的寒毛。

本书又可以称作有关失败者鲁迅的研究。本书始终认为，与其把鲁迅看作一个成功者，远不如把他看作一个失败者。鲁迅并没有留下多少伟大的思想和作品，他给我们留下的最大遗产就是他的失败：鲁迅是少数几位深刻体验了失败感的中国作家之一，失败是人类永恒的主题。

很明显，假如本书里的文字会被看作是对鲁迅的恶意攻击（但愿这只是我的瞎担心），出于上述原因，这种攻击也是微不足道的，是蚍

蜉撼大树，在滚滚而来的大鲁迅研究波涛中大可以忽略不计。

出于同样的道理，我不敢说已经走入了鲁迅的世界，但作为一个走马观花的旅游者，人们应该相信我在旅途中也有一鳞半爪的见闻。也许我在旅途中的漫不经心，没有仔细观察景物的微言大义却又空发议论，会引来一些非议，但我敢保证，作为一部《马可·波罗游记》性质的旅行记，本书还算差强人意。它能证明我确实参观过鲁迅营造出的庄园，甚至还在里边歇过脚、吃过茶，也看见了鲁迅在自己的庄园里痛苦、绝望尤其是失败的种种动作和表情。

作为一个观光者，我有权利把自己看到的记录下来；至于是否令人喜欢，就不是我顾得过来的了。

我之前从未有过写一本有关鲁迅的书的念头，感谢钟鸣，是他的建议使我下定了写这本书的决心。不管怎样，这本书在吵闹的大半年中终于写完了。对我这样一个常常被琐事缠身、为生计奔波劳碌的渺小人物，这项工作无疑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其间经历的犹豫、放弃、懊丧以及鸡肋般的感觉不足为外人道，但它也确实了结了我的一桩心事：把鲁迅曾经给过我的最大限度地还给了鲁迅——尤其是偏激、愤世嫉俗、好斗、视战斗为有趣等等。它们都曾经是我生活中的粮食、血液和氧气。为着这个目的我也许说了不少过头话，但从来就不是想有意和什么人为难或故意唱反调——我写的鲁迅只是我心目中的鲁迅，至于这个鲁迅究竟是什么样子，负责任的读者不难从我的文字中看出端倪。

奇怪的是，在写作过程中，我对鲁迅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茫然感和陌生感。甚至当我写下“鲁迅”两个字时，仿佛觉得他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这个在我笔下无数次出现的人是谁？他只是一个符号，还是实有其人？他活了多少岁？他都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要写他？有必要写他吗？这些疑问几乎贯穿在我的每一段文字之中，遥远的感觉，

空洞的回应，虚拟的目光……陡然之间，我甚至不明白自己都在干些什么了。

我仍然热爱鲁迅，但不再是一个小儿面对父母的热爱，毋宁说是一个成人面对自己老迈父亲那样的热爱：它是有条件的，是看清了弱点之后的爱，是理解了人之为人——他的优点与缺点，他的善与恶，他的伟大与卑下，他的成功与失败，而且尤其是失败——之后的爱。本书也许在指出其弱点和失败感方面显得太多了一些，但它的合理性在于：这些东西都和我从前的生活、甚至未来的可能生活密切相关，也和鲁迅的痛苦相关，更和我们今天的痛苦相关。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说：“我为什么愿意写这样一部历史呢？只是因为我过去感兴趣吗？如果这意味着从现在的角度去写一部关于过去的历史，那不是我的兴趣所在。如果这意味着写一部关于现在的历史，那才是我的兴趣所在。”可以大言不惭地说，这也是我的目的之所在。我得说，这本书不是我多年来学习和热爱鲁迅的结果，而是对自己身上的恶劣习气一次较为彻底的清算的结果。是我与自己的对话，也是与生活的对话，更包含着对生活的善意理解和期待：不是与它为敌，而是做它的朋友并且相依为命。

因此，在这里我不再想就人文学术研究中的“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究竟谁好谁坏孰高孰低做出论断。我愿意说，选择什么方式要看选择者的目的，更何况“我注六经”很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状态，根本就不会成为现实。我一点儿也不相信人们常说的“虽然我们 cannot 达到真实，但我们可以不断逼近真实”。“逼近真实”是一种典型的修辞学口吻，早已远离了真实的本义，它是一个假想的乌托邦。它曾经吸引了无数愿意为公正、客观的人生价值之达成的人，引诱他们为它付出了无数立方的真实津液。

我反对争论，反对文字斗争，也反对投枪和匕首。长期以来我们缺乏的不是战斗，而是“费厄泼赖”（fairplay）式的宽容和理解。除

此之外，值得考虑的还有，在中国，争论从来都没有好下场，也不会有什么诸如求同存异、互相说服了对方的好果子。比如说，鲁迅卷入了那么多的论争、论战，他得出了让他的论敌买账的结论了吗？——鲁迅死后的郭沫若、成仿吾等具有变色龙习气的人物除外，我指的是胡适之、梁实秋之流。对本书所有可能得到的攻击（也包括腹诽、故作姿态的缄默），本人都将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所谓“知我罪我，听之而已”。我想说，对于我，鲁迅已经结束了，也该结束了，他已经陪伴我走过了20多年的漫长路程。

我在犹豫中，最后还是坚定地认为这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但它的文体形式、行文姿态，却显示了和一般的学术著作迥然不同的架势。在许多人眼里，这很可能会被认为是桀骜的架势，但我不是故意的。长期以来，我对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学院派批评大倒胃口，虽然我至今还是学院中人。在我看来，文学批评必须要得到特殊的、各具特色而不是千人一面的文体的支撑。文体绝不是一件随随便便的东西，对于写作，它有着致命性：一种文体就是一种进入世界的特殊角度，就是一种世界观。它牵扯出了选择这种文体的写作者对待事物、世界的几乎全部态度，当然也拉出了他个人的全部习性，无论是优点还是缺点。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再创造，它需要的创造能力，或许应该超过了文学创作要求作家的那种创造能力。这是我坚定不移的信念。任何文章，如果我们把“文章”放在第一位置（在我看来，它根本就不应该成其为问题），它的有趣、漂亮、生动、卓越的文体、异乎寻常的想象力以及想象力本身营造的广大的可阐释性空间，融于见地的深刻之中，就是它天然的、起码的要求。诚如读者将会看到的，本书做得并不好，它根本就没有达到我当初对它的期望。它辜负了我的理想，顶多只算为我开了一个小小的头。

作为一个写作者，我的目的还在于想凭借这本小书的写作展开自

己其后独立的、最低程度依傍旁人的写作阶段。这是我长久以来的最大梦想。茨维塔耶娃说，阅读始终是写作的同谋。我不打算反对她，因为她讲的话对我而言正好是事实。但我仍然有话要讲，我不希望阅读过多地打扰写作，而是开创打上了个人鲜活以及血肉印记的写作。写作就是撕开皮肤，直逼心脏，要让我们在50公里以外都能感觉到它的个性——尽管我也勉强算得上一个书虫，也在本书中鹦鹉学舌地旁征博引，甚至引起了我的朋友、诗人蒋浩不无善意的批评。

克尔凯郭尔说：既然你没有能力让事物简单一些，你就索性让它们复杂一些吧。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也把他的话当作了我的挡箭牌，因为我刚好没有让事物简单起来的本事。在我本来就不多的朋友们眼里，我的文字晦涩，句式复杂，有点不那么讨人喜欢和平易近人。它的表达方式远离了快乐时代对狂欢的要求。我发誓：这绝不是故意的，的确是能力有限所致。钱钟书先生说过，一个作者的劳动也许要在几千里、几万年之外才能碰巧遇上二三子向它点头问好。我的速朽的文字肯定不会遇到这么严重的问题，引述钱先生的话也没有给自己壮胆的意思，更没有夸张、膨胀自己的念头（本书毕竟还称不上优秀）。我的意思很简单：长期以来，我只为假想的读者写作，有理由相信，以世界之大、人口之众多，总会有个把人喜欢我的文字吧，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躲在什么样的角落里——他们是穿西服的，还是穿长衫的？是博士、教授还是工人？猜测太费神了，但我肯定会有一天要邂逅他们，正如一位诗人在语无伦次的心声中表达过的：

这次邂逅是永难回避的情感大骚动

你听我说我

知道这盘残局的最后一着准会撞见你

车站的木条椅上，坐满了嗑着傻子瓜子的观众和听众

各种灯光统统瞄准了我落满大雪的佝偻背部

抚摸这架历尽劫波的老式钢琴我将
为你弹一曲什么

——张小波《人之路》

和许多写作者一样，对于我，唯一的现实就是纸和笔。读者从来都是虚构的，他们只存在于臆想之中，而我认为自己有臆想他们的权力。



目 录

自序 /1

楔子 他究竟想干什么？ /1

在20世纪中国大陆，鲁迅被当做神和偶像，是由来已久的事实了。他活着时，人们只把他当做一个复杂的人物来对待，批判他的弱点，原谅他的缺陷，也赞美他的成就；他死后，人们却把他当做神（或圣人），这也是由传说组成的。

第一章 从身体说起 /20

鲁迅喜欢战斗却又对枪炮式革命有着广泛讨厌，鼓励别人当蜜蜂而自己又常常躲进租界当犬儒，很显然，他知道肉身的分量和重要性。他诚实地说，自己的所有举止都只是肉薄，都首先是肉薄，这也有肉体方面的原因。

第二章 流水账 /42

鲁迅的日记就是对艾略特和卡夫卡那些精短言论的放大。鲁迅的日记整个儿就是一部流水账，《狂人日记》里的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漂到了鲁迅的手上。鲁迅一伸手就接住了它。

第三章 即兴的，没有方向的 /59

鲁迅的激愤、辛辣、刻薄以及相当省力的幽默，几乎都是有趣和没趣之间的张力引发的，它们构成了鲁迅之所以偏执的心理基础，也构成了他性格上的分裂。

第四章 “好世界”里的恶之花 / 76

几乎人人都说鲁迅是战士，很令他们失望，鲁迅本人对此是予以承认的。到底谁更正确？我们不妨这样看：说鲁迅是战士，无异于把无聊的战斗对象无限拔高了，也夸大了战斗过程和战士本人的形象。

第五章 铁屋子里的呐喊 / 93

矮个子拿破仑从动物形态学上惊恐地称中国为“睡狮”（其实他的惊恐是无来由的），鲁迅则从动物行为学上称它为“无声的中国”——这当然都是些醒来的人和有声者的意见。

第六章 给白天施割礼 / 110

灰色也是鲁迅在自己的夜与昼之间架起的一道桥梁（而不是一道彩虹）。在他的文学书写中，通过对灰色的把握，鲁迅最终把握了白天，也创造了一种夏尔·杜波斯所谓的次生现实。

第七章 夜晚，倾巢出动 / 127

在许多人眼里，鲁迅是怀着近乎恶毒和绝望的快意走进夜晚的，也是怀着近乎热爱的心绪将自己的生存时空和作品时空处理成黑夜的。这显然和“胆小鬼”卡夫卡很不一样。

第八章 让黑暗的时代更黑 / 144

鲁迅的声音除了偏执、怀疑和激昂，在音色上还有着黑色的一面。或者说，鲁迅的音色首先就包裹了一层黑色外衣，黑色是鲁迅的各种句式的天然色彩，是鲁迅独有的语法。

第九章 不合群 / 161

本地语调得以最终成型。本地语调最伟大的版本体现在这句话里——“一个也不宽恕”。这约等于说，除了自己（最好是除了自己），每一个他曾经教训过的人都是不可以被原谅的。